

浮浪繪

楊 樺



上海知行出版社發行

浮浪繪

楊 樺 著



上海知行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卅四年七月初版
發行數——一〇〇〇冊

印翻許不·有所權版

文學叢書之二

浮浪繪

著作者 楊 樺

發行者 上海江蘇路五十二號
知行出版社
代表人 范直恭

印刷者 上海霍山路五九九號
建東印刷公司
電話：五〇七二七

總經售 文匯書報社
上海青海路七號

·定價三千元·

自序

人的思想和感觸也許都是爲了自私而起的吧？而人生所以值得回味和依戀的地方大概就是寄存在這裏。站在唯我的立場上來說，我是十分自私的，我不單尊重我自己，愛惜我自己，而且也忠實於我自己。

我是一個很難滿足現實的人，對於過去，常常懷念不止，對於未來，也常常憧憬着明日的馥郁——因此，在我的懷念裏同時也有着未來的憧憬。人生之於我，以爲就是這麼的一回事。

在這已經過去的三十年中，我無時不在愛惜自己的生命；因此，自從我學會了駕駛文字的時候起，這十多年來，我每天都爲我自己而寫下我的「日記」作爲我生命的紀程碑。我的創作（包括了小說和散文）的取材，可以說，全是由這裏而攝取出來的，往往有許多作品，簡直就是我底「日記」的縮影或放大。

因爲我是一個很難滿足現實的人，所以我常常不滿於我的現生活，尤其不滿於我現生活中的環境。爲什麼我的命運就注定我永遠都要住在這罪惡的都市裏呢？而且轉來轉去都轉個不停，一如無盡的延線似的。高速度的物質文明和資本主義的澎湃就構成了這個爛綢的都市的外表；農村的崩潰和社會舊制度的繼續殘存，遂又形成了這沖積層化石似的腐爛的都市的骨裏。我想假如要這矛盾的集合體似的都市的毀滅，必須資本主義整個的崩潰，然後才有新的都市的起來。於是，我是常在這腐爛期的都市的生活中憧憬着明日的世界，和合理與健全的生活。

但是事實上我只能作爲一個期待着那合理的和健全的生活的到來的人羣之一，而卻不能作爲一個改善生活的先導者；因此，對於過去的生活，我只能很自私地爲我自己而把它忠實的描繪下來，以備作爲未來的生活的一個對照。

我就是抱着這樣的態度和立場而寫作的。

至於我寫作的動機，並沒有存着「要拿它來換飯吃」的心理，更沒有想到「我是在創作呀」的念頭，而祇是爲了自己的一些自私的情趣才動筆的。再說得顯明些：我的寫作是爲了

我自己。這個觀念也許太過自私了吧？可是我卻不想來計較這些，說得爽直一點，我的寫作，正像我的「日記」一樣，是單單爲了紀錄我底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聞的事物而動筆的。

以現在所處的環境而想着往昔的生活，那真是太安定而且太舒適了。但自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離開了上海而作第二次的南歸以後，海水給我遠隔，一別三年，因此對於這座金城，不免有些依依之感。從一九三八年起，我的家園破了，從此就過着游牧人似的生涯，我開始捲入到生活的激流裏，爲了衣食而行吟，突破了我有生以來二十二年的安靜。

這次流浪的地點，雖然仍是我少年時也曾安居過的南國的海都——香港，可是破落後的心情，對於一切的高貴的享受都已感到陌生了。因此對於過去的憶念更加深切，但在我明麗的筆觸上已多蒙上一些風塵，行吟有如牧歌的悵鬱，并且加上了一層淒涼的氣氛。

以後（一九三八年後）奔波的日子可就多起來了；沿着這個人生的過程中的分水嶺的年代而下，一連穿越了好幾個城和市，最末又給我回到一別多年的金城。這幾年來，眼看着她沉落，到如今快將毀滅了。也曾爲她的憶念而令我陸續寫下來的東西，也該給它作個結束吧，於是乃有這個散文卷帙的編輯。

如今令我朝夕在懷念着的，是親自教育我長大的慈愛的母親，爲了我個人的前程，她忍耐着最大的痛苦讓我獨個兒的流浪四方，而她呢，至今還爲我而遷回到古舊的家鄉裏爲我的兒女教養着她的第三代。現在給我編成集子呈獻給讀者的，正是她教育我的心血的成果啊！我謹在這個散文集子出版的時候，遙祝她老人家健康！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上海。

楊樺

目次

自序		(一)
送行		(一)
歸途上		(六)
海島之什		(一一)
初夜吟		(一七)
夜之斷章		(二二)
描在青空		(二六)
憶念		(三四)
描寫自己		(三七)
書・女人和烟		(四二)
生活的碎片		(四六)
雨中		(四九)
散曲		(五五)
沙漠之歌		(五八)
古渡歌聲		(六三)

懷鄉	（六五）
灣居之繪	（六八）
憶故園	（七三）
山中之笛	（七九）
還鄉草	（八三）
秦淮行脚	（八九）
上海	（九三）
玄武湖	（九七）
手冊中的故事	（一〇〇）
夜的旋律	（一一〇）
古城日貢	（一二八）
終夜曲	（一三六）
戀夢湖	（一四六）
嫩黃之憶	（一五〇）
跋	（一五四）
後記	（一五八）

送 行

黃昏的晚禱從紅色的基督教堂的尖頂上消滅了以後；香港簷上一頂墨綠色的皇冠；它吐着亞熱帶的夜情，捲在五月的蔚藍的海風裏。

懷着一顆跟侍女調情後的輕快的心，是從一間酒吧裏鑽出來的人，沿着皇后大道上的Side walk走着，悽然地吹着一隻亞熱帶的口哨。遠遠地的街頭那兒溜來了一個人，過着那麼熟悉的步趾，近了，近了——原來就是咱們的老友哪。

——怎麼你還在這個島上呢？

——還不是爲了那朵夜丁香嗎！

——那嗎，你的歐行便要終止啦。

——不，再不了，船票也買好了呢。

——準那時去呢？

——明天黎明。

「啊，啊！明天——黎明」便不忍再想下去。流動着的溫暖感的友情突然地便在腦下泉留停下來，凝固了啦！於是便馬上換過了情緒的想像，爽朗地回復到現世紀的現實感裏。

——這時去找誰呢？看你這個匆忙的步履。

——打算到色情的花園去看看我那朵開在暗海裏的夜丁香。這是今年最末一次的灌溉了啊。可是，你呢？也得陪我玩一晚吧。

——應該應該。

一邊躡着，便一邊說着，沿着皇后大道的 Side walk 走，拐個兒彎，便到了德忌登街口啦！Queen's Cafe 的光潮在夜空中流瀟着，跟他，鑽了進去。穿着紅色的侍者服的電梯司機把我們運上五層樓。五樓的運動場正開着狐步賽跑。我和他坐到場子的角落裏，我要了杯冷感的冰水。

一隻原野的蘆笛那響似的哨子輕輕地吹將起來；狐步決賽終止了的時候，華爾斯的幕

子着了淺藍色；於是在流瀉着七色的光潮的爵士樂林裏，一長串沾染着風情的笑的音符打從色士風的口袋裏鑽出來，瀰漫滿了整個閃着五月的薔薇的暗海。跟着，抱住了年輕的舞伴的人們一同，捲到青蓮色的樂空裏。舞伴羣的嘴唇下都一同地祕藏着一顆世紀末的心——一顆浸透了世紀末的思潮的心啊！

——可享樂的時候就樂一下子吧。

——是的，明天，明天你就出國啊。

說完，便停下來，默默地對着面，坐着。稍後，他又溜了出去：「灌漑吧，爲她而灌漑吧！」當他跳着的那隻舞曲從絃線上落掉下來的时候，他又跑了回來，跟我說了一些關於那朵可愛的，讚美夜丁香的話。

濃冽的色情從年輕的舞娘的胸脯兒，曲彎的髮辮，銀灰色的鞋跟……散發出來，氤氳着淺綠色的樂空瀰漫着南國的早熟的花香。患着沒落期的夜戀症候的人進入了這所溫情的療養院裏，饑餓的色慾的澎湃潮便悄悄地從濕潤的皮膚的毛管眼飽和下來，那有着中世紀的騎士似的爆燥的性情也溫和起來了。

午夜的神色是越來越醉人的。

詭祕的感覺從舞娘的肌膚上承受着。醉了的人更醉了。沒有靈魂地舞着，舞着……

舞着，舞着——那麼地，一直到了黎明。

舞場打烊的時候，他和我——兩個海上的吉卜西人似的，跟着快樂的王子一同地從冷落了舞場溜出來，飄在吹着五月的晨風的街上。可是，我突然在半途把足趾停下來，想到再過一些時咱們便要分散了，滲透了輕愁的心不禁迷朦起來，別離的情緒像是仲夏季的寒暑表裏的白水銀。想念着昨兒整整的一個長夜的愉快感是沒有這麼的一天的，可是，轉個瞬，便又要分散啦！

——時候快到了。可要回到 Hotel 啦。

——對了，你的行李還沒搬上船呢。

說完，便又沉默下來，悄悄地走着，在我們的臉上一同地浮上一些惜別的離愁。整整一個長夜的歡聚，竟換來了瞬間的分散。

伴着沉重的行李和沉重的心，給一輛精緻的小街車運送着，從 Hotel 直到「皇家碼

頭」。街車停下來時候，霞飛將軍郵船的脚步已把他的行李拿到船上了。伴着他，坐在渡海的小火輪上，朝着澎湃的海波進發。在這渡海接到霞飛將軍郵船的海程中，我們只有默默地坐著，一時在咱們的臉上一同地露出些苦笑來——這笑意是埋藏在離人的心裏的。

送他上了船，我便回到建築在九龍半島的南端的碼頭上，遠望着還立在甲板上的他同我揚着手。可是，「霞飛將軍號」終於出帆的軍樂聲中離岸了！轉過了船頭，便在瀰滿了濃黑的煙霧的海港裏漸漸地隱沒了那隻瘦長的影子。自家兒的心中突的一酸，眼珠子的視覺便沾上了淚霧。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

歸途上

又是春天了。

海風吹落了春紅，吹冷了旅人的心溫。

愁苦地，一個長年漂泊的旅人，背負着生活的行裝，悄悄地走着，無言。想着，想着五年前的南國，南國的紅棉，紅棉樹下的家，家國的鴨子和鄰舍的年青的伴侶。大約鴨子又有了鴨子吧。年輕的伴侶也該和我一樣長大了吧。家國的籬笆也該多長了幾叢青草，紅棉樹上也許開透了花吧——南國的春天呢。

可是，遠着呵！遠遠得像個夢哪。

連年的漂流，使我漸漸衰老；命運一如沒舵之舟，隨着人海的逆波，一任他到處漂流。途上的風霜和雨露，漫把我底容顏浸得荒老，塵封垢膩塗沒了我底記憶。娃城的芭蕉，橫港的椰林和河內的月夜，都與我底浪跡的他去而相繼遺忘。還有，那過番時的片

斷，如今一些也不復存在了。我帶回了些什麼呢？

蔞綠色的，苦澀的生涯，將我壓出了番土。如今，我又回到這個五年前送我過番的島上。可是我從番土帶回了些什麼呢？貢鈔，羅比，坡銀？——一個也沒有。五年前，我是空着袋子去的；今兒，我也是空着袋子歸來。算算看：五年了！辜負了我可愛的青春，有用的年華，而且破碎了我完整的冀夢。五年的過番，只換來了艱苦的歲月，而且連我壯健的生力，也隨着年華的蜚音落盡了番土。

想來，什麼都完了。如今所剩下的，只僅僅有着一些遼遠的懸念。

是的，我只有一些懸念，一些遼遠的懸念，也許這些遼遠的可愛的懸念就是昔年的記憶。惟是，五年了，離家已經整整的五年了！

想着，想着！把這些遼遠的懸念放在那悠長的五年裏不是已經糊模不清了嗎？可是，躲在這顆漂泊人的心裏的，卻是懸念着呢。

回家啊，回家啊。

沉重的想念緊壓在苦澀的心裏，悄悄地走着，無言。可是，無意中在半山的石路上與

一個老人相遇着了。亂離，逃亡——使他改了面容，已非當年那麼豐滿了，如今雕刻在他底臉上的那些塵封的縐紋和流離的意象，要不是他的記憶還好，我早已忘了昔年他還住在我底鄰舍的時候，我是叫他「伯伯」的呢。

——啊，想不到我們會在這兒見。

——是哪，五年了呢。伯伯！

——那時回來的？

——方從番土踏上這個島。

——帶回好多番銀吧？你能幹。

——可是，伯伯，我還是空着雙手歸來啊！

就在山道上坐下來，我們慢慢地談着，談着五年前的過番，過番後的生涯，和在番土上辛苦的歲月。五年了，整整的五個年頭了。可不是嗎？那悠長的辛苦的五年，就像一頭耕牛似的，肩背着犁子，挨着皮鞭，一天一天的，打從深沉的礦穴中消磨去了。……

——我們的鴨子又有了鴨子吧？